

## 第一章 詞曲作者相識之前

冼星海和光未然相差八歲，他們出生的年代，正是中華民族危機加深乃至國難深重的時代。在長輩的期冀中，兩人自小都發蒙於舊學，得益於新學，繼而發奮用功，一個音樂才情畢露，一個文學鋒芒難掩，成年後均頑強自立，施展才華，閃現才智，各自以音樂和文學為人生抱負，繼而在國難當頭的救亡抗敵之時，相繼走上了革命文藝道路。

### 一、與詞作者相識之前的冼星海

冼星海籍貫廣東番禺縣，曾有未證實的說法是其父為欖核鎮滘湄村人，現據冼氏族譜確認祖籍地為番禺大石河村，祖輩是貧苦漁民（疍民），父親冼喜泰以做海員船工謀生，不幸在冼星海出生前故世，而母親的親屬多在澳門務工，冼星海一九〇五年六月十三日於澳門出生時是個遺腹子。據冼星海妻子錢韻玲撰文，冼星海“因為是在星夜大海之中的漁船上降生，母親就給他取名星海”<sup>1</sup>，不知是不是這漂搖加詩

---

1 錢韻玲：《憶星海》，《人民音樂》1977年第6期；光未然詞、冼星海曲：《黃河大合唱（修訂本）》，人民音樂出版社1978年；黃葉綠編：《〈黃河大合唱〉縱橫談》，新華出版社1999年。下同。另，葡屬澳門無領海，冼星海若誕在海上，法理上或非出生於澳門。

意的情境際遇，從他呱呱墜地就預示了他燦爛卻又命運多舛的音樂一生。出生後的冼星海寄居在澳門的外祖父家，母親黃蘇英唱著民謠伴隨小星海長至六歲。

一九一一年，冼星海外祖父去世，當時南洋英殖民地星洲（新加坡）等地對華人勞工極具誘惑，生活困境中，母親帶著兒子漂洋過海討生活，更是為了讓愛子能接受良好的教育。艱難中母親如願以償，冼星海在新加坡入讀私塾，在母親的僱主家陪伴小主人，除了玩耍、打網球兼做雜活等，也一起讀書。十歲時在新加坡聖安德烈學校（St. Andrew's School）就學約一年，有了聽說英文基礎能力，十四歲時入新加坡養正學校（華文高小）<sup>2</sup>，與母親分居兩地獨立學習生活。校長林耀翔知其家境困難，給予關照免其學費為工讀生，分派他負責上下課搖鈴，准他幫助老師整理樂器樂譜，學習管樂器，習成後尤其擅長單簧管（後有“南國簫手”之美名），開啟了他的音樂航程！才華嶄露，他的音樂天賦被音樂老師區健夫賞識，得到悉心教導，技藝漸長，初試身手，擔任了校軍樂隊隊長及指揮。課餘時間還勤學苦練書法。冼星海儼然成為一個南洋華僑青年才俊，而他入讀當地私塾和兩所名校的背後，是母親艱辛的勞作。

機緣巧合，一九二一年，養正學校校長林耀翔應邀主持國內嶺南大學華僑學校，冼星海與母親分別，由林校長帶領回國到廣州入讀該校（一說被創辦人鍾榮光<sup>3</sup>看中）。又入嶺南大學附中讀到大學預科，七年的半工半讀，除了在校內售



冼星海

2 參見何乃強：《冼星海在新加坡十年（1911—1921）》，玲子傳媒私人有限公司 2015 年。

3 司徒懷：《人民音樂家冼星海和我們一家》，楊陽等：《他們的歲月：追懷楊夫戎和司徒懷》，內部資料，2008 年。司徒懷係司徒喬的妹妹。

賣文具等助學工作，也從音樂工作中取得收入，如去香港參加電影樂隊和擔任“嶺南銀行軍樂隊”樂手等，常參與各種音樂演出活動，還與高班同學司徒喬<sup>4</sup>相要好。此時期的星海，音樂才能出類拔萃，已漸成志趣，迫切想得到進一步提高，曾在一九二五年秋，以賣掉自用小提琴所得赴北京，經在燕京大學就讀的好友司徒喬介紹拜會了蕭友梅<sup>5</sup>，得以入國立藝術專門學校專修小提琴約一年，且在北京大學音樂傳習所做圖書管理員半工半讀兼修音樂理論。後因奉系軍閥入主北京，學校停辦，他回到廣州續讀嶺南大學，並將新加坡的母親接來團聚同住。

---

### 關聯敘述一·星海故里

據冼星海自述和所遺存的其母由人代筆之家世概略（或是家書），其籍貫為廣東番禺（清末屬廣州府），祖父名容添。二〇二五年，番禺河村冼氏族人在重修於清嘉慶己卯年（嘉慶二十四年，公元一八一九年）的《河村冼氏族譜》（殘本）上，查到二十世冼容添的名字，確認冼星海祖居地是番禺大石河村，因航運和打魚為生而去到珠三角沙田區一帶。此前有關冼星海祖籍的推測與誤認，得以確認和糾正。二〇二五年六月十三日，冼星海誕辰一百二十週年之際，八十六歲高齡的女兒冼妮娜赴廣州市番禺區大石街道河村認祖歸宗，媒體首次作報道披露。據冼星海青年時開平（清末屬肇慶府）好友所述，其母為欖核鎮欖核村（原屬番禺，現屬廣州市南沙區）人。

---

4 司徒喬後來成為知名畫家，廣東開平人，擅長油畫、素描。一生經歷坎坷，1950年受聘為中央美術學院教授，1958年因病去世，年五十六歲。有《司徒喬畫集》行世。

5 蕭友梅，1884年1月出生，廣東廣州府香山縣（現中山市）人，中國近代作曲家、教育家、音樂理論家，中國首位音樂博士，上海音樂學院創始人之一，是中國現代音樂史上開基創業的一代宗師、現代專業音樂教育的開拓者與奠基者，被譽為“中國現代音樂之父”。1940年12月去世。

冼星海出生時父親亡故而母系親屬多在澳門，澳門是他的出生地和兒時故地，幼時或會隨大人往來於番禺之間，七歲離開後，青年時他在廣州有過上學的經歷，卻再也沒有回過番禺和澳門。女兒冼妮娜曾說，因為祖輩生活在船上，沒有固定的地方，父親沒有故居，番禺就是他的故鄉，都有他的足跡……現番禺博物館、澳門特區政府文化局、星海音樂學院、廣州白雲山麓湖星海園等處均設有冼星海紀念館。

一九二八年秋，二十三歲的冼星海辭去嶺南大學軍樂隊長職，赴上海入國立音樂學院學習小提琴，與張曙<sup>6</sup>成為同學，經蕭友梅安排在校工讀，又接來母親同住。其間結識了田漢和塞克（陳凝秋）等一些文學和音樂同人，參與南國社等社團活動，受到南國社創始人田漢的一些關照，後因牽涉學潮，遭校方變相開除。一九二九年底，登門求助於時居上海的廣東老鄉、民國軍政要員陳銘樞，又得到同學和友人的資助，冼星海自籌學費赴法國留學，途中因旅費拮据滯留新加坡教授英文維持生計。一九三〇年春，再獲友人資助湊集旅費抵達巴黎。



初到巴黎的冼星海

冼星海初到法國，原本要找摯友、畫家司徒喬以投靠，不料後者因困於經濟恰巧在幾天前去了美國。繼而冼星海在巴黎的求學也極為艱辛，尤其在初期，留學期間幹過餐廳、理容、雜役、抄譜和賣

6 張曙，後來成為知名音樂家，係中國新音樂運動先驅者。1908年6月出生於安徽省歙縣，1938年在桂林遭日軍飛機轟炸悲慘犧牲。

藝等職。一九三一年夏，冼星海結識了二度留學法國的馬思聰，經其介紹得以師從保羅·奧別多菲爾（Paul Oberdoerffer）學習小提琴，也打開了師從之門，又向保羅·佛謝（Paul Fauche）學習高級和聲學，並考入巴黎聖樂學校（Schola Cantorum de Paris）作曲班（Clsses de Composition et Musicale）和管弦樂隊指揮班（Classes de Direction d'Orchetre），師從愛日·加隆（Noël Gallon）學習和聲、對位、賦格，以及師從萬桑·丹第（Vincent d'Indy）、里昂古特（Guy de Lioncourt）學習作曲，並師從馬塞爾·拉貝（Marcel Labey）學習指揮。一九三二年，冼星海與幾位好友成立中國留法音樂學會，年底師從普羅科菲耶夫（Сергей Сергеевич Прокофьев），並在其家中幫傭。一九三四年九月，巴黎音樂學院由保羅·杜卡（Paul Dukas）教授開設高級作曲班，冼星海考入該班學習（因此獲得校方獎勵，問及要什麼，答“要飯票”），次年五月保羅·杜卡突然因病去世，冼星海基於學習和生活狀況及懷國思鄉情緒縈繞，作曲班結業考試後向校方申請休學（請假）一年，於夏日搭乘貨輪經非洲、安南（越南），大約在九月抵達香港後，再轉乘客輪到了上海。冼星海在法求學歷時五年多遊歷多國，作有女聲獨唱《風》（女高音獨唱、<sup>b</sup>B 調單簧管與鋼琴）、《d 小調小提琴奏鳴曲》《遊子吟》（中國古詩），以及小提琴組曲和鋼琴組曲等作品。

---

## 關聯敘述二·冼星海的習樂之路

幼時母親的歌謠，為星海的心靈開啟了音樂之門，他曾說：“我的媽媽是我的第一個音樂老師。”<sup>7</sup>新加坡養正學校的音樂啟蒙與他的音樂興趣相交織，區健夫老師引導他入門上路，少年的星海有了強烈的音樂嚮往，廣州華僑學校以及嶺南大學時期，業餘愛好和音樂助學已無法滿足他更大的音樂志趣，而希望得到更多更充分的音樂教育，適逢北京國立

---

7 田冲：《時代的頌歌——憶星海同志寫〈黃河頌〉》，《人民音樂》1981年第3期。收入黃葉綠編：《〈黃河大合唱〉縱橫談》。

藝術專門學校和上海國立音樂學院相繼建立，星海帶著內心強烈的追求先後赴學，均得到蕭友梅先生的關照，學業被迫中斷後，即義無反顧漂洋過海去巴黎深造。海外求學，異常艱辛，命運並不是那麼青睞於他，廣東同鄉馬思聰的引薦恰逢其時，也帶給他在多個大師門下受教的機會（尤其是巴黎音樂學院保羅·杜卡 Paul Dukas 教授開設的作曲大師班），歷時五年多而歸。此後，音樂便成為他的職業。

海外歸來的一九三五年，冼星海正值而立之年，滬上“歡迎挾著小提琴歸國的遊子”，寄望他編一曲同向救亡之路稱得上四萬萬人心聲的交響大樂<sup>8</sup>，幾家報刊介紹了他。母親還在上海幫傭，冼星海與她同住，初時生活困難，也不被十里洋場的樂師們認可，靠教學生維持生計。其時國難當頭，當年年底“一二·九”運動席捲全國。後來他在《創作笥記》談到這段境遇時寫道：“當時一班頑固的音樂家們常常譏笑我、輕視我，但我是一個有良心的音樂工作者，我第一要寫出祖國的危難，把我的歌曲傳播給全中國和全人類，提醒他們去反封建、反侵略、反帝國主義，尤其是日本帝國主義。我相信這些工作不會是沒有意義的。”<sup>9</sup> 星海結交各界人士，不自覺地投入“抗日救亡歌詠運動”<sup>10</sup>中，創作救亡歌曲（《戰歌》《救國軍歌》《流民三千萬》等），為進步電影配樂，作品灌錄唱片創銷量紀錄，生活穩定後窘境逐漸改善。與同學張曙等左翼文藝人士熟絡，曾一起去南京探望被國民黨軟禁的老友田漢，而田漢

8 1935年11月2日《大公報》天津版《藝術週刊》刊文《歡迎挾著小提琴歸國的遊子——行將在滬舉行個人作品演奏會的冼星海》。

9 《冼星海全集》編輯委員會編：《冼星海全集》（第一卷），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。

10 中國抗日戰爭爆發前後遍及全國的群眾性愛國歌唱活動。1931年“九一八”事變後開始醞釀，從黃自等自發創作《抗敵歌》《旗正飄飄》開始，到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左翼音樂組織，通過各種途徑，以戰鬥的風格和大眾化的形式，唱出了廣大群眾強烈要求開展抗日鬥爭、拯救民族危亡的心聲。1935年“一二·九”運動前後，上海“民眾歌詠會”和“業餘歌詠團”相繼成立，為運動掀起熱潮作了組織準備。至1937年“七七”事變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時達到高潮。代表人物有田漢、聶耳、呂驥、張曙、任光、冼星海、賀綠汀等。



將星海引薦給了任光。次年二月，時任英商百代唱片公司音樂部主任的任光推舉他進入百代任職。冼星海融入時代潮流，加入“中國歌曲作者協會（詞曲作者聯誼會）”（一九三六年初）、“歌曲研究會”（一九三六年末）、“中蘇文化協會上海分會”（一九三七年初）及“上海文藝界救亡協會”（一九三七年七月）等組織，參加進步文化活動，持續創作抗日救亡歌曲。他在《我學習音樂的經過》中說，“我寫了個《我們要抵抗》，這是我第一個救亡歌曲。”後來在《創作筭記》自述：“在上海時大約寫了三百多首救亡歌曲，都是在短少時間寫出的。第一首救亡歌曲，應該是《五卅十週年紀念歌》（孫師毅詞），是在一九三五年寫的。”雖然多年後的回憶，對歌名和具體時間與數量的記憶或許並不確切，但都表明他那時積極投身於抗日救亡運動，為祖國的命運吶喊高歌。

冼星海在這期間與呂驥相識，又經張曙介紹，與當時上海國立音專的學生向隅和唐榮枚夫婦結識，此三人後來奔赴延安在“魯藝”任教，冼星海去到後，他們成為同事。

一九三六年四月，塞克創作話劇《流民三千萬》並公演，冼星海為該劇譜曲，同名歌曲常在各電台播放（何士德演唱），流行於上海。冼星海與張曙一起為田漢改編托爾斯泰小說《復活》的同名話劇配樂，該劇在南京公演，影響很大。《莫提起》歌詞後來被改成：“莫提起一九三一年‘九一八’／那會使鐵人淚下／我們的國變成了蠶食的桑芽／我們三千五百萬同胞變成了牛馬／……我們不敢聽鴨綠江上嗚咽的寒潮／不敢看長白山上的殘霞……”衍化為一首流行的抗日救亡歌曲。冼星海在《創作筭記》提到，“《茫茫的西伯利亞》《莫提起》是我寫給中國舞台協會的，他們用在《復活》裡當作插曲，但這兩首歌曲的含意是指東北的”，反映出“九一八”後中國破碎的山河在冼星海心中的感受。九月，為麥新（孫培元）作詞的《“九一八”紀念歌》譜曲。這一年冼星海還擔任了影片《壯志凌雲》的作曲，並在他一生裡第一次親臨黃河岸邊。據影片導演吳永剛後來撰文記述：

一九三六年的夏天，我為上海新華影片公司籌備影片《壯志凌雲》

的攝製工作，影片裡的音樂工作就是由冼星海同志擔任，也就在那個時候我同他開始從相識到合作。

.....

當時聶耳同志已逝世，星海同志就接替了他的工作崗位，彌補了這個巨大的損失。我同他從認識到合作，時間雖然不長，但很快就發見他不但是一個好朋友，而且在工作上是一個很好的合作者，因為他對待生活的態度，是誠懇、謙虛和嚴肅的。《拉犁歌》的作譜工作，因為他從法國回來的時間不長，他又是生長在南國的水鄉，華北的農村生活沒有接觸過，所以先由幾個朋友提供了一些北方勞動人民喊號子的音調作為參考。試作了幾次，但是聽起來總覺得水鄉的情調太重，缺少一種北方的大陸氣氛，也就是說聽到的只是南方的纖細而不是北方的渾厚雄偉。他很誠懇和謙虛地接受這些意見承認他所在的缺點，也很嚴格地要求自己。

正好九月間我要到河南鄭州一帶去攝製農村外景，我建議他去接觸一下北方的農村生活，黃河流域大平原的自然環境和人民的生活，或許能夠使他在創作上接觸到所缺乏的大陸氣氛，而且也可以擴大他個人的生活面，有利於往後的創作工作，他欣然接受了這建議……

以鄭州為據點的外景攝影隊工作了一個多月……我忙我的攝製工作，他忙他的收集工作，他似孩子似的興奮心情，忙著去趕集赴廟會，哪裡有席棚子裡的民間藝人在演唱，哪裡就有他的行蹤，最使他興奮的是到黃河沿岸渡口上去聽船夫們的呼號，站在大堤上去欣賞那洶湧的奔流，我們每天晚上會面的時候，我從他平常比較嚴肅但並不是故作矜持的表情裡，看到他對於生活與工作的熱情，我相信，這熱情使他很感幸福，同時這熱情在他心裡在氾濫，將要化為像黃河一樣地洶湧的奔流。<sup>11</sup>

11 吳永剛：《紀念冼星海同志》，中央音樂學院中國音樂研究所：《冼星海專輯（二）》，內部資料，1962年。



冼星海創作的《救國軍歌》（塞克詞），被影片《壯志凌雲》作為片頭音樂，很快在全國流傳，成為一首著名抗日救亡歌曲<sup>12</sup>。鄔析零當時十五六歲，在上海上學，參加了上海業餘合唱團<sup>13</sup>演唱抗日歌曲，據他回憶：“一九三六年，冼星海來我們合唱隊教唱他寫的新歌《救國軍歌》，我第一次見到了冼星海。冼星海教唱《救國軍歌》後，又教給大家指揮。所以，我生平第一次學指揮，就是跟冼星海學的。這是我第一次和冼星海交往。”<sup>14</sup>據向延生先生撰文，“在歌曲研究會裡冼星海輔導這些青年人成長，如美商保險公司的小職員麥新創作了《大刀進行曲》；國貨公司會計孫慎創作了《救亡進行曲》；膳印堂店員孟波創作了《犧牲已到最後關頭》；讀書出版社編輯周巍峙創作了《上起刺刀來》”<sup>15</sup>。

一九三六年底至次年初，上海曾集結演藝界名導演名演員排演了三部外國名劇，轟動一時。其中俄國著名劇作家 A. H. 奧斯特洛夫斯基的《大雷雨》，由冼星海譜曲，導演和演員有章泯、趙丹、葉露茜、舒秀文、藍蘋（江青）、鄭君里等，演員呂班這時結識了冼星海，演職人員中還有呂驥。

回國後的冼星海深感國家多災多難，也不忍心再與老母親分離<sup>16</sup>，打消了返回巴黎的念頭，約一年後擺脫困境。他以音樂為職業，在十里洋場如魚得水，曾先後入職百代、上海新華影業等公司，歌曲多灌錄唱片甚至創銷量紀錄，聲名鵲起。一九三七年二月，同名電影插曲《夜半歌聲》（盛家倫演唱，百代公司灌製唱片），在滬上風靡一時。田冲這時二十歲出頭，參與了影片插曲的伴唱，經盛家倫引見結

---

12 一說此歌被稱為“中國抗日救亡第一歌”。

13 在全國範圍的抗日救亡運動中，1935年2月，上海愛國學生、職工和市民組織了“民眾歌詠會”；5月，呂驥、沙梅等音樂工作者組織了“業餘合唱團”（或稱“業餘歌詠團”）。廣泛團結各階層的進步群眾，逐步集結了較有影響力的音樂家，極大推動了抗日救亡歌詠運動的發展。

14 李海燕：《〈黃河大合唱〉是怎樣誕生的？——〈黃河大合唱〉第一任指揮鄔析零訪談錄》，《東方》雜誌1999年第4/5期合刊。

15 向延生：《冼星海研究的再探求——番禺星海藝術節歸來》，《人民音樂》2015年第8期。

16 何士德：《憶冼星海母子在上海》，《新文化史料》1995年第3期。

識了冼星海。

就在此時，冼星海與光未然不期而遇。

## 二、與曲作者相識之前的光未然

一九一三年十一月一日<sup>17</sup>，光未然出生於湖北省光化縣老河口鎮（現老河口市）一個錢莊職員家庭，原名張文光（後改名張光年，光未然是他的筆名之一）。他是家中的長子，有四個妹妹和一個弟弟，家境並不是十分富足，三歲時還因一場火災燒光了整個家，四妹因家貧送給了親戚撫養。父親是名普通僱員，幼年的光未然卻有了機會作為書童伴隨錢莊少東家入讀私塾，又讀完了當地四年制的國民小學，畢業考試成績名列第一，在傳統的中華歷史文化典籍裡發蒙，因而根植於中國文人血脈裡的齊家治國理想和斯文儒雅的書生本色，伴隨了他的一生。一九二五年，張文光以優異成績考入老河口公立商科職業學校，父親希望他成人後從商。

時代潮流卻將他推上了另一條道路。是年“五卅”慘案在上海發生，反帝浪潮波及老河口。當地共產黨員們組織聲援“五卅運動”，商科學校的百多名學生組織起來，在進步老師的支持下舉行遊行，年僅十二歲的張文光也隨同學們加入了街頭遊行示威的行列，小小的個子，他跳到桌子上講演，聲淚俱下，感染眾人，也初步顯示了他的文藝天賦。<sup>18</sup>

正值大革命時期，一些青年學生從大城市回鄉從事革命活動，張文光很快與他們熟識，接受了許多革命道理，一起開展反帝愛國宣傳活動，還經他們介紹加入了國民黨也加入了共青團，也初次接觸到音樂和戲劇，參加演出愛國文明戲，極具表演才華。由於年紀尚小，革命激情高漲的他沒能和大哥哥們一起外出投身革命，而

17 據嚴輝所撰《張光年傳略》，這是張光年本人生前對自己陽曆生日的大致推算，也是為紀念1946年11月1日與妻子黃葉綠的結婚紀念日。其出生日為1913年舊曆九月二十五日（公曆10月24日）。

18 張光年：《我在老河口開始走上革命道路》，氏著：《張光年文集》（第四卷），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年。

蔣介石發動“四一二”政變令形勢急轉直下，商科學校被迫解散，擔驚受怕的父親也懇求他棄學經商——在錢莊當學徒，他不得不順從。而幾位“領路人”的共產黨員被國民黨抓捕犧牲，他深感痛苦，也激發並堅定了他的革命鬥志和意志，一直記得：要堅持去做對得起人民的事情。這時，張文光得到了一位從歐洲回國的李醫生的幫助，潛心學習文學和音樂，李醫生還教他英文、法文。他在修煉一身的本事，時刻準備著。

革命低潮時期，做學徒的同時，張文光一方面加強自學，自學高中課程，參加英語函授和進步通信圖書館，藉機覽閱錢莊東家的古詩字畫藏書，還曾為老河口商會創辦公立圖書館到漢口購買圖書。此次小文光赴大漢口購書，係老河口地方名流舉薦，他手握上百大洋鉅款自主選購，除了滿足商會要求，自然也如近水樓台，挑選了不少個人喜愛的古典文學和外國名著，以及含有新思想、新科技的文藝和社會科學書籍。隨後幫少東家開辦書店並做店員，讀到了更多的書。同時，他參加中共地下黨組織的活動，以賣書為掩護傳遞情報。隨著武漢和鄂北一帶黨的力量日益發展，一九二九年春天，鄂北黨團合併，年僅十六歲的張文光轉為中國共產黨正式黨員。少東家卻擔心書店被張文光的赤色活動牽連而辭退了他。於是張文光到化美小學教書，在有了些積攢後，年方十八的他決定去武漢求學。但鄂北黨組織被破壞，張文光失掉了黨的組織關係。

一九三二年秋，張文光離開老河口來到武漢。次年二月，經考試插班進入私立武昌中華大學（現華中師範大學的前身之一）中文系一年級下學期學習。在中華大學就讀期間他對《詩經》《楚辭》和古代文論以及文字學發生了濃厚的興趣，也涉獵了不少戲劇和音樂方面的專著，還十分關注當時的文藝論爭以及各種社會運動。他還和幾個同學集資創辦了《鄂北青年》雜誌，在創刊號上發表雜文，筆名“未然”音同“未燃”，張光年曾解釋說：“我的這個光，尚未燃燒發光。”<sup>19</sup>但一份拳拳報國

---

19 陳紀滢：《記光未然——三十年代作家直接印象記之三》，《問題與研究》（日本東京）1975年11月號。收入台灣《傳記文學》1980年第36卷第5期。

情懷一直積蓄著。雜誌發行一千冊，出至第二期後因資金困難停刊。

一九三四年，他參與創建了學生劇團“秋聲劇社”，被推為社長。次年上半年，秋聲劇社在漢口維多利亞堂公演兩次。張文光不僅是劇社重要的組織者，還是主要演員。他開始使用“光未然”這個名字。他還參加了武漢戲劇學會的組建。這一年裡，他在《武漢日報》《大光報》等報刊上發表了很多文章，如《論所謂中國本位木刻》《一年來之中國出版界》《戲劇的原始形態》《藝術家的反省》等，以稿費來維持生活和學業。而“九一八”後全國抗日救國運動山雨欲來，張文光不能置之度外。

### 關聯敘述三·光未然故里

光未然（張光年，原名張文光）出生在湖北省光化縣城（現老河口市），家住漢水邊的路家巷，他的孩提和少年時代就在這裡度過，直到十九歲離開故鄉。他家路家巷的房屋早已變遷不見；在當年熱鬧非凡的牌坊街上，有他十二歲考取的公立商科職業學校，他讀的小學就在後面，歲月滄桑，延續至今兩所學校演變成了東啟街上的老河口實驗小學；坐落在仁義街的原化美小學，是他曾經短暫教書的學校，如今是老河口市第五小學；旁邊那座天主教堂經受了近一百五十年風霜，讓人感覺到些許老河口歷史久遠的沉澱。舊城改造後，原柏樹院一帶被打通到漢江邊，如今牌坊街作為中心街區，從漢江碼頭，沿東啟街（原牌坊街即其中一段）至機場路，已成為市區中心的交通要道。市區東一條長六百一十米、寬四十米的新建道路被命名為“光年路”。在距牌坊街路家巷一帶約一公里的光未然小學內，建有光未然陳列館。

一九三五年底，北平爆發了“一二·九”愛國學生運動。次年春，在大學讀書的最後一個學期，因積欠學費，張文光被迫退學。經朋友介紹在武昌私立安徽中學擔任高中國文教員。其間，張文光在學業和教課之餘，“以高漲的熱情將全部精力都